

中国贵州六枝梭戛生态博物馆
· 湖南浙江编

中国贵州六枝梭戛生态博物馆〇编

中国贵州六枝 梭戛生态博物馆资料汇编

中国贵州六枝梭戛生态博物馆 编

目 录

序	李嘉琪(1)
文献	
1. 在贵州省梭戛乡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 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文本)	课题组(5)
2. 在贵州省梭戛乡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 可行性研究报告(英文本)	课题组(19)
3. 贵州省文化厅关于在我省六枝梭戛乡建立中国 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请示	(42)
4. 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在六枝特区梭戛苗族 彝族回族乡陇戛村建立生态博物馆的批复	(45)
5. 中国博物馆学会与挪威开发合作署官员关于合 作建设贵州梭戛生态博物馆第二次会谈的报告 ...	(46)
6. 国家文物局关于中挪合作建设贵州梭戛生态博 物馆的批复	(50)
7. 挪威开发合作署与中国博物馆学会关于中国贵州省 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协议	(51)
调查研究	
8. 在贵州建立生态博物馆考察报告会上的讲话	
..... 贵州省副省长曹新忠(57)	
9. 在贵州建立生态博物馆的考察报告	
..... 中国博物馆学会研究员苏东海(59)	

10. 生态博物馆的理论和实践
..... 挪威博物馆学家约翰·杰斯特龙(70)
11. 六枝、织金交界苗族社区社会调查报告 调查组(78)
报道摘编
12. 做客苗家(《参考消息》1993.12.11) (107)
13. 亟待保护和弘扬的民族奇葩
——中挪文博学者考察贵州民族村寨侧记
(张诗莲《贵州文物工作》1995.1—2 合刊) (109)
14. 贵州将创建中国首座生态博物馆(胡朝相
张勇《人民日报》1995.7.24) (112)
15. 贵州兴建我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博讯
《光明日报》1995.7.25) (113)
16. 陇戛长角苗的故事(吉江虹《南方周末》
1996.11.1) (114)
17. 中挪合作建设贵州省梭戛生态博物馆
(博迅《中国文物报》1997.11.2) (121)
18. 中挪将合作建设梭戛生态博物馆
(《六盘水日报》1997.11.13) (123)
- 大事记** (125)
- 后记** (131)

A Collection of Data about Suojia Ecomuseum in Liuzhi, Guizhou Province, China

Contents

Preface by Li Jiaqi (1)

Documents

1. Study Report on the Feasibility of Setting Up China's First Ecomuseum in Suojia Village, Guizhou Province (Chinese Version) by the project team(5)
2. Study Report on the Feasibility of Setting Up China's First Ecomuseum in Suojia Village, Guizhou Province (English Version) by the project team(19)
3. Document of the Culture Department of Guizhou Province on Asking For Setting Up China's First Ecomuseum in Suojia Village, Liuzhi, Guizhou (42)
4. Document of Guizhou Provincial People's Government on Approving of Setting Up the Ecomuseum in Longjia Village, Suojia Miao, Yi and Hui Ethnic Groups Town, Liuzhi (45)
5. The Report of the Second Meeting Held by NORAD and Chinese Museum Association on Co-operating in Setting Up Suojia Ecomuseum in Guizhou (46)
6. Document of the State Cultural Relics Bureau on Approving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Norway in Setting

- Up Suojia Ecomuseum in Guizhou (50)
7. The Agreement between Chinese Museum Association and Officers of NORAD on Suojia Ecomuseum in Guizhou, China (51)
-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8. The Speech at the Investigation Reporting Meeting on Setting Up the Ecomuseum in Guizhou
..... by Cao Xinzong, vice secretary-general of Guizhou Provincial Government (57)
9. The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Setting Up the Ecomuseum in Guizhou
Su Donghai, researcher of Chinese Museum Association (59)
10.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Ecomuseum
..... by John Gjestrum, Norwegian museologist (70)
11. The Social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Miao Ethnic Group Community at the Juncture of Liuzhi and Zhijin County
..... by the investigation team (78)

Extracts from News Report

12. Being a Guest in Miao's Home
("Reference News", 11/12/1993) (107)
13. Ethnic Treasure Demanding Prompt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 Sidelights on Chinese and Norwegian Cultural and Museology Scholars' Investigating Ethnic Villages of Guizhou
(by Zhang Shilian, "Guizhou Cultural Relics Practice",

combined issue ,1—2,1995)	(109)
14. Guizhou Will Found China's First Ecomuseum (by Hu Chaoxiang and Zhang Yong,"The People's Daily" ,24/7/1996)	(112)
15. Guizhou Will Found the First Ecomuseum in the State (by Bo Xun,"Guang Ming Daily" ,26/7/1995)	(113)
16. The Story of Changjiao Miao of Longjia (by Ji Jianghong,"Nanfang Weekends" ,1/11/1996)	(114)
17. China and Norway Will Cooperate to Set Up Suojia Eco- museum in Guizhou Province (by Bo Xun,"China Cultural Relics Newspaper" ,2/ 11/1997)	(121)
18. China and Norway Will Cooperate to Set Up Suojia Eco- museum ("Liupanshui Daily" ,13/11/1997) Chronicle of Events	(123)
Postscript	(131)

序

1997年10月23日中央电视台播发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王后宋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挪威开发合作署与中国博物馆学会关于中国贵州省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协议》签字仪式，中国国家文物局长张文彬和挪威外交大臣沃勒拜克在协议上签字，这无疑是中国博物馆界的一件大事。

回顾两年前的1995年初，贵州省文化厅文物处胡朝相同志与中国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贵州省文物保护顾问苏东海先生讨论贵州博物馆的发展问题。由于苏先生熟悉贵州情况，他提出在贵州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构想，以此在中国博物馆学中开辟一个新的领域。这一建议受到了贵州省人民政府的欢迎。随后，苏东海先生推荐了在国际上颇具名望的挪威生态博物馆学家约翰·杰斯特龙先生参加中国的课题小组，对在贵州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进行科学考察和论证。挪威政府和杰斯特龙先生对本课题表示出浓厚的兴趣，挪威政府还将本课题列入《中挪1995—1997文化交流项目》中，并为杰斯特龙先生来华提供了国际旅费和必要的财政支持。

1995年4月，中外学者组成的课题小组应贵州省文化厅的要求，对在贵州建立生态博物馆的设想进行实地考察。当中国已经是春满大地的时候，杰斯特龙先生从挪威还踏着厚厚

的积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北京，随同课题组苏东海先生、安来顺先生来到贵州民族地区，伴着绵绵春雨，前后进行了 10 多天的科学考察。贵州优美的自然环境、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热情好客的民风，使一个异国的学者杰斯特龙先生兴奋不已、激动不已。

在贵州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无疑是我国博物馆界中的一次大胆的尝试。但关键是如何建这座生态博物馆，是建成挪威式的生态博物馆，建成法国、加拿大式的生态博物馆？还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建成中国式的生态博物馆？这个问题可以说在整个考察活动中是苏东海先生和杰斯特龙先生争论的焦点。生态博物馆是在工业文明社会中生态意识觉醒的产物，是和环境科学紧密相联系的，生态博物馆出现的历史虽然不长，但有一套较为系统的理论和实践。要取得国际的公认，必须将生态博物馆的理论和实践和中国的国情结合，建一座具有中国特色的又被国际公认的生态博物馆。10 多天的考察、探讨、争论，使两个不同国度的专家在中国如何建生态博物馆的理论交锋上达成了共识，形成了课题组的中英文本可行性报告。

考察活动结束之后，课题组将考察的 10 余个点进行反复的比较和筛选，最后将馆址选定在以长角为头饰的六枝梭戛苗族文化社区。课题组提交的《在贵州省梭戛乡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充分肯定了在梭戛建立生态博物馆的诸多方面的条件，不论从自然环境、社会结构、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仍然保存在一种比较完整的文化生态中，是一个难得的、活生生的文化整体。尤其可贵的是这支苗族在世界上只有 4000 余人，因此，这个文化体已成为全世界文化

遗产的一部分，具有很高的保存价值。这个项目在同年很快地获得了贵州省人民政府的批准。国家文物局对此项目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关心，1996年国家文物局在对《关于中挪合作建设贵州梭戛生态博物馆的批复》中写道：“我局认为，由你会和挪威开发合作署在贵州梭戛建设的生态博物馆，对于丰富我国博物馆品种，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博物馆很有意义。我局将对该馆的建设给予必要的指导和支持。”挪威开发合作署对中国建立生态博物馆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特别是将自然环境作为生态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以保护表示赞赏。1996年7月，挪威开发合作署派其高级顾问阿蒙德·辛丁拉森先生到北京了解生态博物馆的筹备情况，他在他们的讨论报告中写道：生态博物馆“这一概念所涉及的是中国博物馆界的一个新的发展领域”。杰斯特龙先生曾讲道：对于生态博物馆“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中间，而不是站在一头或者一端，这是我们博物馆工作人员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站在历史与未来之间，把历史和未来联系起来”。可见生态博物馆不仅是保存过去的历史，而是把历史和未来联系起来，即以发展问题为目标。生态博物馆的概念首先强调的是人民不应该从他们生活的社区分裂出来，一切自然和文化遗产都被看作是生态博物馆的一部分，任何实物都可能成为本社区人民过去历史的记录。保留他们的文化个性，并使之一代代的延续下去，并为拥有自己的文化而感到自豪。现在我们的梭戛苗族社区人民正在觉醒，正在积极为建设他们自己的生态博物馆而贡献力量。

由于生态博物馆强调对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整体保护，从而推动了民族文化社区的整体保护工作。由此可以推断，贵州六枝生态博物的建立，可以影响到其他文化社区的整

体保护,如对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化石遗址的保护,对贵州布依族文化社区、侗族文化社区、彝族文化社区、水族文化社区和其他不同文化个性社区以及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整体保护,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生态博物馆还有一个文化传播的问题,由于建立了资料信息中心和对社区文化遗产作出必要的解释和说明,因而使得将保护和传播有机的结合起来,为外来参观者提供机会了解另一种不属于他们的文化。

梭戛生态博物馆是一次伟大的实践。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生态博物馆诞生的历史较短,生态博物馆的概念还不成熟。列宁说过:“真理是过程”。人们认识真理、发展真理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思想解放的过程,就是实践过程。在贵州建立首座生态博物馆为中国博物馆界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是一个新课题,需要加强研究工作和不断的实践。研究工作必须打开国门,向世界开放,该馆的建立旨在吸引更多的外国专家和学者参与研究,引进先进的研究手段和最新的研究理论,不能蜗居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孤芳自赏。这样才能不断丰富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同时又得到世界公认的生态博物馆。鉴于此,1996年夏天省文化厅文物处和六枝特区文化局组织了调查组,爬山涉水,穿行在梭戛10多个村寨中,获得了第一手材料《六枝织金交界苗族社区调查报告》,并将有关文本和有关新闻报道汇编成册,奉献给广大同行和研究者。

李嘉琪

1997年12月

在贵州省梭戛乡建立中国 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 研究报告(中文本)

课题组

1995 年 5 月

背景

1994 年 9 月, 国际博物馆学会委员会在北京举行年会, 其间, 中方学术委员会、中国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刊主编苏东海研究员与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理事、挪威《博物馆学》杂志主编约翰·杰斯特龙先生进行了学术交流, 特别是就生态博物馆和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1995 年 1 月, 贵州省文化厅文物处胡朝相副处长来北京与任贵州省文物保护顾问的苏东海先生研究贵州省文博工作, 并表示希望在贵州省开发新型的博物馆, 苏先生当即表示支持并推荐了在国际上颇有名望的生态博物馆学家杰斯特龙先生, 建议成立一个课题小组, 对贵州省开发生态博物馆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进行科学考察和论证。经贵州省文化厅和有关部门批准, 省文化厅决定在 1995 年 5 月组织“关于在贵州省建立生态博物馆可行性论证”这一科研课题。根据贵州省文化厅的要求, 苏东海先生代表中国博物馆学会正式邀请杰斯特龙先生参与本课题的研究。挪威政府和 NORAD 及专家本人

均对本课题表示出浓厚的兴趣,挪威政府还将本课题列入《中挪1995—1997文化交流项目》中,NORAD(文化交流项目的执行机构)为挪威专家来华提供了国际旅费及必要的财政支持。

1995年3月,课题小组经有关方面协商后正式成立。贵州省文化厅主管副厅长李嘉琪先生任课题组顾问,苏东海先生和杰斯特龙先生任课题负责人,胡朝相先生和中国博物馆学会的安来顺先生分别任组织工作和学术考察协调人,安来顺兼任翻译。

1995年4月19至28日,课题小组考察了贵阳市花溪区镇山村、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梭戛乡、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榕江县、从江县、黎平县和锦屏县的近十个布依、苗、侗和汉等民族村寨。课题组经过全面的论证和激烈的讨论,将国际生态博物馆的基本理论和贵州省,特别是梭戛社区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建议在梭戛乡及其所属的陇戛村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并就该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提出了初步设想。

本报告将从生态博物馆的基本原则、梭戛生态博物馆的特殊意义和可能性、设施建设和原状保护、组织结构、财政安排和贵州省建立生态博物馆群的展望六个方面分述如下:

一、关于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概念于1971年诞生于法国。此后,这一概念在欧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博物馆概念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传统的博物馆是将文化遗产搬到一个特定的博物馆建筑中,与此同时发生的是,这些文化遗产远离了它们的所有者,远离了它们所处的环境。而生态博物馆是建立在这样一个

基本观点之上，即文化遗产应原状地保护和保存在其所属社区及环境之中。从这种意义上讲，社区的区域等同于博物馆的建筑面积。

在生态博物馆中，文化遗产、自然景观、建筑、可移动实物、传统风俗等等一系列文化因素均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义。同时，生态博物馆也是一种为了将来而保护某种文化整体的手段。

传统的博物馆被清晰地界定为拥有一定的藏品和特定的博物馆建筑，而生态博物馆则应被看作为保存和理解某一特定群体的全部文化内涵（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非物质的文化因素）长效工作方法。

这种日益加深的理解，将大大强化“文化特性”这一概念。生态博物馆是以本社区内群体的亲自参与亲自管理为基础的，是在博物馆学家或科学家的指导下，在当地政府的财政支持下得以实现的。

生态博物馆概念中，包括下列关键词：社区区域、遗产、社区人民、参与、生态学和文化特性。

生态博物馆作为一种工作模式，在社区文化遗产和文化价值方面，将增强人们的文化特性意识，使某些具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得以抢救，所以，生态博物馆明显地具有某种社会功能，是联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条纽带。

生态博物馆 25 年来的发展经验，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关于怎样与本地实际情况相结合开发生态博物馆的实例。从理论上讲，在某一特定区域中的一切自然和文化遗产都被看作是生态博物馆的一部分，任何实物都可能是本社区人民过去的历史和当今文化的记录。在实践中，生态博物馆具有相当

的可操作性。在操作中,生态博物馆包括两个最重要的部分:关于本社区情况的“资料信息中心”和对本社区文化遗产尽可能原状的保护”。

“资料信息中心”兼有下列几方面的功能:

——作为一个信息库,记录和储存着本社区特定文化的信息。如,录音记录下的口碑历史、文字资料、具有特殊意义的实物、文化普查的清单和其它属于本社区的遗产。这个信息库不仅为本地的居民保护和学习自己的文化提供了广博的知识资源,而且为外来的参观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有关本文化的必要信息。

——作为一个参观中心。它利用一个小型的展览向观众介绍即将参观的特定文化的基本情况,并告诉人们作为一名观众(或客人)的行为要求,以及他们将要看到和经历什么。这些工作可以通过视听媒介来完成。

——作为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工作场所,为专职工作人员或志愿工作者提供必要的工作设施。

——作为一个社会服务场所,提供餐饮、会议室等社会服务。

生态博物馆结构中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本社区文化遗产尽可能原状的保护”。对这些原状保护的文化遗产必须加以专门的解释和说明,并向观众开放。每一个保护点均代表着一方面或几方面的内容,但在同时,一种整体的保护观念同样是很重要的。

至今,世界上已有 300 多座生态博物馆,西欧和南欧约 70 座(集中于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北欧约 50 座(集中于挪威、瑞典和丹麦);拉丁美洲约 90 座(集中于巴西和墨西

哥);北美洲约 20 座(集中于美国和加拿大)。此外,其它许多国家和地区也有生态博物馆存在。在各国,由于文化环境及人力、财力的不同,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方式也有所不同。一些生态博物馆的建立,是出于满足当地居民保护自身文化的强烈要求的考虑,其它一些则主要是为了满足参观者的要求。

在所有的生态博物馆中,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博物馆工作是溶为一体的。同时,生态博物馆特别强调当地人们对博物馆工作的最直接的参与,关注其社会功能的发挥。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生态博物馆与其它类型博物馆的差异。但是,生态博物馆决不排斥其它类型博物馆的存在,反之,使其它类型的博物馆更好地实现它们的任务。大型的、国家级的、省级的博物馆将会发现,它们与处于基层的、小型的生态博物馆之间的合作是非常有益的。

二、在梭戛社区建立生态博物馆的特殊意义和可行性

梭戛社区居住着一个稀有的、具有独特文化的苗族分支。这一分支有 4000 多人,分布在附近 12 个村寨中。他们常年居住在高山之中,与外界很少联系。在他们之中存在着和延续着一种古老的、以长牛角头饰为象征的独特苗族文化。目前,仍相当完整地保存和延续着他们的这种文化传统。这种文化非常古朴;有十分平等的原始民主;有十分丰富的婚嫁、丧葬和祭祀的礼仪;有别具风格的音乐舞蹈和十分精美的刺绣艺术。他们过着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生活。课题组对其中的陇戛村寨进行了初步的考察,基本情况如下:

1. 自然环境

整个村寨隐蔽在高山上,距公路有 4 公里之遥,从外面完全看不到村寨。村寨的后面是一片原始森林。对面山上,建有

石头营盘。很显然，他们是出于战争的考虑而选定了这个易守难攻的寨址。

其他 11 个村寨也同样建在高山隐蔽处。这个群体很可能是被战争驱赶或其它迫害逃避到深山中并定居下来的。如今陇戛村寨的自然环境仍然保持着几百年前的面貌，只有一条 1994 年才开通的公路通到山上，成为封闭的村寨与外界联系的惟一通道。

2. 历史

据年已 70 高龄的寨老熊振清先生回忆，其祖父说，这个寨子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二百多年前，其先辈由外地被驱赶到此定居，最初只有 5 户人家，现已传至第十代。目前，全寨共 97 户，490 人。陇戛寨还有一些老人，通过他们的口碑历史，参考当地的地方志，我们大体可以理清此村寨 200 多年历史的脉络。

3. 经济

陇戛村寨仍然处于自然经济状态。由于山高水资源匮乏，寨民们开垦旱地种粮，且产量很低。每年中有近三个月要到山下背水，以解决饮水、用水问题。人们的生活非常艰苦。寨中养有猪、牛、旱鸭等家禽家畜。由于牛是农业生产的主要畜力，所以倍受寨民的崇敬，牛角也就成了崇拜物戴在头上。衣服为各家自制，从种植到织布，到染色，到刺绣均在家庭内完成。所以，陇戛村寨基本上处于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状态。

4. 文化

——音乐、舞蹈有独特的风格。长筒三眼箫吹奏的音乐，低沉徘徊，如同诉说着战争给他们带来的苦难。芦笙、木叶吹奏的欢快调子，仍显得不够高亢，不像其他苗族那样短促、明